



詩

七一五
七三三

曹 檜 陳 風

國

服部文庫
117
166
9



117
166
9

疏卷第七 七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陳宛丘詒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嬀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過父

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宓犧之墟在

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陳譜

陳者太皞處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

傳梓慎曰陳者太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太皞又號處戲故連言之處戲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闕

毛詩統

卷之二十一

及古闕





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
 後封其子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
 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
 稱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
 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
 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
 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太姬又武王之女故
 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
 為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舜既傳禹天下舜
 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
 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
 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
 家以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
 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媯耳何知胡公
 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闕父以虞為

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太姬配胡公不言配闕父明胡
 公非闕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闕父之子不封闕父
 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闕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
 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畢於二
 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
 惟杜預云周封夏殷土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
 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亦微而已故三恪以為陳
 與杞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
 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蓊祝其
 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
 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
 音孟豬。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滎澤被盟豬又曰
 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
 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
 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
 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
 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
 寺流

及古闕

言正 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
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
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太姬無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正義
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
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
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棚之下是有太姬
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
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故言無
子若太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
陳周之出者蓋太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
巫覡也楚語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
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
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
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臯羊立
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圍戌立卒子幽
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
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譚是當周厲王時也宛

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
子娑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
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
公卒子儋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
弟平公莛立卒子文公圍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
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
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
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其令
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
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
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
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
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
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
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
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
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
同

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即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粉序云：幽公為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為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宛丘怨阮反。爾雅云：宛

中宛丘，郭云：中央隆高。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也。

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樂聲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翺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總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晉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
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

央下曰宛丘。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湯

他郎反。舊。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洵，信也。云：此君

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傲。洵音荀，

大夫上一有恂字

子之至望兮。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
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
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
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
鄭以為子者。斥幽公為異。其義則同。子大夫至宛
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
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為大夫。序云
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為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
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
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為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
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
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
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為
說。子者。至不為。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
荒。序云。疾亂。此序至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
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
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由有
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

值其直置反持也鷺
音路白鳥也一名春
鉏為鷺於計反指
蹙毀危反字又作搗

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為。言其戲樂之事。幽
公事事皆為也。○**傳**。洵信。○正義曰。釋詁文。坎其

擊鼓宛丘之下。坎坎擊鼓聲。○坎苦無冬無夏。值

其鷺羽。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鷺。云鷺舞者

所持以指蹙。者坎其至鷺羽。○毛以為坎坎然為聲

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

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

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為異。其文義同。○**傳**。值

持至為鷺。○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為持。鷺

鳥之羽。可以為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

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

以為蹠。蹠名之曰白鷺。縷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

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

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

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粲粲然。與眾毛異。好欲

毛詩疏 卷之二十五 及古閣

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
杏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
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
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之缶○缶方有反蓋本
亦作甗鳥浪反
曰益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云鼓
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良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
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
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
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
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
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
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
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
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饘缶備水器
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
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無冬無

夏值其鷺翽翽翽也
○翽音導
○翻音陶
○釋言文郭璞
曰舞者所以自蔽翳
○翻作纛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枌符云反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
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
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娑娑是
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
後教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
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
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
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

與一作汝

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
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
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
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
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
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娣娣於粉栩
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
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
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

粉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

女之所聚與○栩況蒲反杼常○粉白至於聚○正
孫炎曰榆白者名粉郭璞曰粉榆先生葉御著莢皮
色白是粉為白榆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
知此二本是國之道路
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子仲之子娣娣其下
子仲

陳大夫氏娣娣舞也

云之子男子也○娣娣步波反

同娣桑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
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
仲之子猶云彼畱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
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
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娣娣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娣娣
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娣娣然○之子至男
子○正義曰序云男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
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
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且于差南方之原
穀善也原大夫氏云且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

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且鄭音

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
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

且

氏

宜從鄭讀曰相音不績其麻市也婆婆穀且至婆娑○正義曰言陳國男女棄其事業
 越下曰往往矣同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
 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
 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
 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
 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
 之甚○穀善也原大夫氏○正義曰穀善釋詁文
 也案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
 夫姓原是也○且明至上處○正義曰且謂早朝
 故為明也釋詁去于曰於也故于得為曰差釋詁
 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
 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
 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
 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邁邁逝往醜數邁行也云越於醜總也朝且善明

握當作握

汝下同

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

于公反處昌慮反視爾如菽貽我握椒菽芑芑也椒芬香

也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芑

芑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

之所由○菽祈饒反郭云荆葵也芑音毗又芳耳反芑

穀且至握椒○毛以為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

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

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前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

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

云我視女顏色之美如菽之華然見我說女則遺我

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

唯以醜為總言於是男女總集合行為此淫亂餘同

○逝往至邁行○正義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

毛詩疏

卷之二八

及古閣

麻總以麻醜之誤

文韻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韻為數王肅云韻數績麻之縷也。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假無言謂總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韻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來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菘菘一名蚘椒芬香。○正義曰：菘菘釋草文舍人曰：菘一名蚘。郭璞曰：今荆葵也。似葵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璣疏云：菘菘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芄菜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掖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也。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願謹也掖音同亦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慤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與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持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為扶持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衡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

樓遲音西補
不下一省可字

補

疒疒

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慈惠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詩本有作療。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療。下作奈。案說文云。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療。下注。○衡門至樂飢。○毛以為雖淺陋。放此。慙苦所反。○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

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衡門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鄉風有。泌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難肅云。既魏魏。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則是以為水治飢。不宜視水為義耳。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為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樂渴耳。而

且

云癯飢者飢久則為渴得水則亦小癯故言飢以為韻

其取妻必齊之姜

云此言何必河之鮐然後可食

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

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娶下交同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

云宋子姓

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

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古本無此箋八字考文謹按此亦釋文混入註也釋文作東門之池池城池也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鳥

于也

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興也池城池也漚桑也

云於

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

子成其德教

漚鳥豆反緝七立反西州人謂績為緝也

彼美淑姬可與

晤歌

晤遇也

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淑音叔本亦作淑善也晤五故反

東門至晤歌

正義曰東

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修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為善○**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考工記梳氏以澆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淩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傳**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

東門

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直呂反○字又作苧

漚紵○正義曰陸璣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此麻
 言道也○菅古類反茅○**傳**漚菅○正義曰釋草云白菅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

不至者也

○迎魚敬反下注同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

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

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眾矣故舉不至者以

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

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

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

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

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

失仲春之月

○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傳期而不

至也

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

至大星煌煌然

音皇東門至煌煌○毛以為作者

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

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

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與歲之時

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

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

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

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

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

在仲春之後為異其義則同○牂牂至秋冬○正

毛詩

卷之二

泃

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

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

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邶

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

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

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

及左

春頌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
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
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
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
用仲春也○**箋**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
之盛與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祥祥三月中者自言
菓盛之月不以楊葉為記時也董仲舒云聖人以男
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
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
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
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
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
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
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
傳期而不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
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
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
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辯之云期而

貝
貝

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迎至煌
煌然○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
也川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
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
至此時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祥祥也○肺
反又蒲
昏以為期明星晢晢**傳**晢晢猶煌煌也○晢
具反
反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焉**箋**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佗本亦作他

也史記以為厲公弑**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
音試本又作弑同○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反古閣

殺

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
至於此既立為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仍用其言必
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傳而就良
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
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弑君也春秋
桓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
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
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太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
為太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取國
故以弑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
於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
不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弑
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
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魯止大
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
後也戒之令去惡師
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傳典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

澗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 **傳**云典者喻

陳佗由不覲賢師良傳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 **傳**斯

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

斯修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間

音闕觀都魯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傳**夫傳相也 **傳**云

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

也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傳**昔久也 **傳**云已猶

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

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 **傳**去羌呂反 **傳**墓門至然矣

難乃且反 **傳**正義曰言

及古

毛詩流

卷之二十五

墓道之門幽間由希觀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芥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與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傳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傳就良師也○墓門至析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塚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也○傳與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典意故述與意以申傳也○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夫傳相○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傳故知夫也○傳夫傳相○正義曰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師人者也注云夫之言文也○傳夫或為傳言或為傳者○正義曰訓夫為傳也師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久○正義曰傳稱古云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傳已猶至常然○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

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傳梅枏也鴉惡聲之鳥也萃集也 **傳**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

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傳**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傳**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反萃狙醉反枏冉 **傳**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傳**訊告也 **傳**訊告也

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 **傳**又作訊

薛音信徐息悴反 **傳**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傳**云予我也

告也韓詩訊諫也 **傳**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傳**云予我也

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傳**墓門至思予○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

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與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傳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相至萃信○正義曰梅相釋木文鴉惡聲之鳥一名鵲與梟一名鴟鵂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鴉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辯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名 言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傳有防 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已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邛有旨茗**傳**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茗草也

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茗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邛其恭反茗徒彫反

誰侂予美心焉切切**傳**侂張誑也

侂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切切然所美謂宣公也○侂陟留反說文云有壅蔽也予美韓詩作媿音尾媿美也切都勞反憂也誑九況反

三詩充 卷二十七 及古閣

防有至切切。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邛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人君子懼，已得罪，告與眾讒人輩，汝等是誰？誰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切切然而憂之。○防邑邛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為丘。邛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蕪，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防，伯張詭。○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詐人者。○誰，讒至宣公。○正義曰：言誰，伯予美者，是就眾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為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為所美之人。○中唐有甕。

惕惕吐歷反 補

釋文好下當有邑字而序字作下字

邛有旨鵲 傳 中庭也。唐堂塗也。甕，甕甕也。鵲，綬草也。○甕，薄歷反。鵲，五歷反。今音零。字書作甕。適都歷反。字書作甕。綬音受。○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甕。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云：甕，甕甕謂之甕。李巡曰：甕，甕一名甕。郭璞曰：甕，甕也。今江東呼為甕。甕，甕。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璣疏云：鵲，五。誰，伯予美。心焉惕惕。傳 惕惕猶切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日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好呼報反序同說

音悅澤。波詩同。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傳。典也。皎。月光也。變。云。典者。喻婦人有美色。

之白皙。傳。皎古了反。本又。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又作療。同音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文音已。小反。又。勞心悄悄兮。傳。悄。憂也。變。云。思而不見。則憂。情。居。酉反。然。而。白。兮。以。與。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反。

兮。非徒面色白皙。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今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日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僚。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月出皓兮。佼人懌兮。舒懌受兮。勞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皓。胡老反。劉本又作劉。力。憂於久反。舒。貌。慄。七老反。憂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是 月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

南夫字御叔株林陽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

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林詩者

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

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

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

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

是朝至也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

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

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

為淫泆之行○泆音逸**匪適株林從夏南**云匪非

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自

之他耳○觚都**胡為乎夏南**○正義曰

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

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兮靈公為人所責觚

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

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

本無兮字○株林至微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

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

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

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

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

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

乘馬繩證反註君乘
馬君乘騎車乘並同
說于稅舍也註同乘
驕音駒沈云或作駒
字是後人改之皇皇
者華篇內同

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為覬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大夫乘駒，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馬，或朝食馬，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大夫乘駒，○正

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

謂涕泗滂沱。

○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

普光反，沱，徒何反，下文同。○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

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遮相悅愛，為此淫泆，毛以為男女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

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

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傳 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 云

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倭大興者蒲以喻

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

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 符本亦作夫下同蕖其居

反本亦作渠莖幸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傳 傷無禮也

毛詩疏 卷之十一 二 及古閣

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

無為涕泗滂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云寤覺也。

○覺彼澤至滂沱。○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音教。○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甚柔弱，荷之為葉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目涕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倭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倭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寤之中更無所

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

○陂澤障荷芙蓉。○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蓉，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蓉，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菡萏，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為芙蓉，不言與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其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蓉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

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說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言女之形體倭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一物與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秦洧桑中亦刺淫洩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蘭。蘭蘭也。云蘭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蘭毛古顏反。鄭改作蓮。練田。蘭蘭。○正義曰以秦洧乘蘭為執蘭則知反。蘭亦為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

倦一作倦

且儼本又作曠魚檢反矜莊癡補

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好貌。○卷本又作寤。寤寤無為中心悁悁。悁悁猶悒悒也。○悁烏。悁悁猶悒悒也。○正。彼澤之陂有蒲菡。菡。菡。○正義曰俗本多無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菡本又敵戶感反。菡本。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矜莊貌。寤寤無為輾轉伏枕。○輾張輦反。本又作展。澤陂三章章六句。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三詩流

卷七之一廿四

收古閣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一

齊魯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
 居漆海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
 居漆海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
 居漆海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
 居漆海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陸曰檜本又作郟古外反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
 居漆海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
 居漆海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
 居漆海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正義曰昭十
 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
 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
 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

詩疏 卷之七 一

男

正文握當作握

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
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
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
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答趙
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
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
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為文則為北正是黎一人
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
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
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
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
沈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
為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
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此是
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
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
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

溫莒也董姓醜夷黍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
姓舟人也妘姓鄢檜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
後也通楚為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
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中又有鄢路
偃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其工氏作亂帝嚳使
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
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
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
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
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
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
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
官號而云各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
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
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
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
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紮衣服
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

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
 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公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
 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
 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
 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
 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
 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上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
 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
 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
 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
 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
 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北鄰於虢○
 正義曰地里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
 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里志
 河南有成臯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
 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臯而又以滎陽
 為虢國者傳言虢叔特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
 故特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

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處之先譜檜而
 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
 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
 縣東南東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
 獻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

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

去○好呼報反下注同治直

去○好呼報反下注同治直羔裘三章章四句

至是詩○正義曰
 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
 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
 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去君也由檜既小而徒
 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

好修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强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為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以詩為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釋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

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三年殺梁傅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至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

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絮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

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

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

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遙反。注同。下

祭名也。見賢遍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傳國無政令，使我心

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

忉然。○忉音刀。服不修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

以

女勞

之以逍遙，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絮，變易常服也。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遙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十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楊之。是羔裘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禡。禡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

毛詩疏

卷十一之二

漢古閣

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紩，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絮，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

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麕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絮，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入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絮衣服也。逍遙，朝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用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爾女至，切切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缺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羔裘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 翱翔，狐裘在堂。 傳 堂，公堂也。 云：翱翔，猶逍遙也。 豈

毛詩疏 卷三十三 六 及五

不爾思我心憂傷

傳 堂公堂○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

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

二章各舉其一

然後見其如膏

傳 膏古報反

悼動也

傳 云悼猶哀傷也

傳 羔裘至是悼○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裳此言裘

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耀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絮如是大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 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傳 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

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傳 為于偽

傳 素冠三

句○**傳** 喪禮至能行○正義曰喪服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斬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為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昔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月而練則此練冠是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禕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有禕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緜緣要經繩履角瑱鹿裘亦不言有禕則喪服

始終皆無鞞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縞衣素裳。禮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服之鞞。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鞞，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樂，樂瘠貌。

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覲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樂樂然，腹瘠也。

○樂方端反瘠

博憂勞也。云勞心者，憂不得見。**勞心博博兮。**博，徒也。博博兮，博見至

○毛以為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樂然，腹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博博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庶，幸至瘠貌。○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暮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戒，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必腹，故以樂樂。

賦

為腹瘠之貌定本毛無腹字。喪禮至腹瘠。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替既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惰，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觀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腹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庶見素衣兮。素冠故博博憂勞。正義曰：釋訓文。庶見素衣兮。素冠故素衣也。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

子同歸兮

傳

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疏

云聊猶且

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疏

庶見至歸兮

者言己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其歸已家。鄭以為為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鞶，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摠衣，謂摠裳。緇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諸

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正義曰：傳訓聊為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為行如一，亦與鄭異。○傳聊猶至居處。○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為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庶見素鞞兮。○傳云：祥祭朝服素鞞者，鞞從裳色。○音鞞。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行行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

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傳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傳蘊，紆粉反。夏戶反。卜同。援音袁。下同。衍苦旦反。○傳庶見至一兮。○毛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傳以為作者言已幸望見祥祭之素鞞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為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刺之，肖似也。不肖，謂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為此行，二者必有一

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鉞弋本草云鉞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鉞弋至情慾○正義曰妾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妾也不妾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鉞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慾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慾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天少沃沃壯佼○正義曰桃之夭謂桃之少則知此天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

謂

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疏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

共爲家室故爲夫婦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禍難乃旦反補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

驅非有道之車

傳驅丘遇反又疾也

顧瞻周道中心怛

兮

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傳云周道周之政

令也

迴首曰顧○怛今都達反慘怛也**傳**匪風至怛兮○正義曰此詩周道既滅風

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然大輕嘯由周

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

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

風飄兮知發發為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為疾驅傷

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

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

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為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

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變稱燁燁震電

為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傳**怛傷至道

滅○正義曰怛者驚痛之言故為傷也言顧瞻周道

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

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為下國周道周之政匪風飄

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匪風飄

兮匪車嘽兮傳迴風為飄嘽嘽無節度也○飄符遙

反票本又作顧瞻周道中心乎兮傳乎傷也○風至

節度○正義曰迴風為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

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

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誰能

之遲速當有驚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誰能

亨魚漑之釜鬻傳漑滌也鬻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

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傳云誰能者言人偶能

西歸

見

言

卷之二

西歸

割亨者

○亨普耕反注同煮也既本又作概古愛反釜符甫反鬻音葦又音岑說文云大釜也一

日鼎大上小下若甑

曰甑音才今反滌徒歷反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在乎西懷歸也

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

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

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誰能至好音○正義曰此皆周道既

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

則既滌而與之釜鬻以與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

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

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

類於泮民故以亨魚為喻漑者滌器之名漑之釜鬻

言漑亦歸與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釜鬻

漑滌至治民○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

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漑鼎廩人漑甑是漑滌皆洗

器之名故云漑滌也釋器云甑謂之鬻鬻也孫炎

曰關東謂甑為鬻涼州謂甑為釜郭璞引詩云漑之

釜鬻然則鬻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

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

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誰能至

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

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

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

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周道至

懷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

將歸於周故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榮陽周都豐鎬

得為歸也○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為

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

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

耳非謂彼不知也

毛詩

卷之二 十四

西歸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為伯其封域

在兗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

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

毛詩疏

卷之三

七之三

域

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

○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蟋蟀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隣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腓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儀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年卒子昭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其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為君幽伯

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鄭於左方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上音浮下音由渠略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

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今諸本此序也
多無昭公字崔集註本有未詳其正也
句至依焉○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

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文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為興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傳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

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云興者喻昭公之

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

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黼

本或作蝶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螺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

逢心之憂矣於我歸處云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

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且難乃

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與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已之性命死亡

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絜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為

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

蜉蝣至明貌○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

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

蝣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

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

雨時地中出令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

中蠹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

俗本作渠蝮者誤也○箋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以

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

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羣臣也何則卒章麻衣

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

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采采衣服

采衆多也○正義曰以卷耳茅萑言

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亦為

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心之

憂矣於我歸息息止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傳

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

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

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

悅解音蟹下同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

云說猶舍息也。○說音悅。說音悅。與昭公羣臣皆麻衣鮮絮如雪也。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

至歸說。○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與昭公羣臣皆麻衣鮮絮如雪也。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為修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為之憂矣。此國若云於我君之身當何所依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恃也。○掘閱至鮮絮。○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絮也。○掘地至深衣。○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即布而色白如雪者謂深衣為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已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

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問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為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十為其母麻衣練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為而彼注以麻衣為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為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麤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候人官

古本何作荷

河荷

祭弗

止為

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其音恭下篇
同遠于萬反下注同好呼報反
○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
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
人應疏而卻近故
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祲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祲

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傳云是謂遠君子也何

何可反又音荷祲都外反又都律傳彼其之子三百赤

芾傳彼彼曹朝也芾韞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

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傳云之子

是子也傳佩赤芾者三百人傳其音記下皆同芾音味

朝直遙反下在朝同緼音溫何鳥本反赤黃疏彼候
之色黝於糾反黑色珩音衡以上時掌反疏至亦
芾○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正謂彼候
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祲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
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
之子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傳候之制大
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傳候人至
候人○正義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
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
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
應是士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祲謂作候人之
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
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
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
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
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祲言以設候人是
其徒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引此詩明
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

是官為上士，不以身荷戈，祿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為，非侯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侯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也。官以侯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侯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為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侯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侯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祿須人擔揭，故以荷為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受長尋，有四尺，戈受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祿字從受，故知殺為受也。說文云：殺，受也。不刺遠，君子而舉侯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侯人也。賢者所作侯人，乃是侯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任使，唯為侯人，故以官言之。○**傳**彼彼至乘軒。○正

義曰：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廷，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知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鞶，玄端爵鞶，則鞶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鞶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鞶，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鞶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鞶。二者不同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鞶，尊祭服異其名耳。鞶之言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鞶也。珩，珩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飲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遣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十八年

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

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

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鵜徒低反洿音鳥

一音火故反**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

服尊○稱尺證反注周**疏**維鵜至其服○毛以為維鵜鳥在

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濡其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別義其箋○鵜洿至翼乎○正義曰鵜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

璞

左

鳥

郭朴曰今之鵜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洿河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鵠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其食之故曰洿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鵜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維鵜在梁不濡**

其味傳味喙也○味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喙虛穢反又尺稅反又陟角反鳥口也**彼**

其之子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

厚言終將薄於君也○媾古豆反**疏**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以情必深厚

故媾為**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傳蒼蔚雲與貌南山曹

南山也隤升雲也箋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

蒼兮烏會反蔚兮
於貴反蒼蔚雲興貌
朝齊子兮反什雲也
婉兮於阮反少艱變
兮力轉反好艱少艱
詩照反補

土

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傳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

也女民之弱者傳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

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疏蒼兮至斯飢○

今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

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則歲穀不熟

婉兮而少變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

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蒼蔚至升雲

○正義曰言南山朝齊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蒼蔚兮蔚兮皆

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齊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

云齊升雲也傳蒼蔚至德教○正義曰以釋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蒼蔚雲興若是小雲之興也○

傳婉少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為少貌變為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變兮而下句

云總角中兮中是幼稚故傳以婉變並為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

為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牽云思變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

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為訓故不同也

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

傳天無至困病○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為興

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傳鳴音尺本亦

朝一作旦
位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傳

興也。鳴鳩，粘鞠也。鳴鳩之養其

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箋

云：興者喻人君

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外之人，不如鳴鳩。

居入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暮。下上，時掌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

刺

如結兮

傳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疏

鳴鳩至結兮，正義曰：言有鳴鳩之

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有七兮。鳴鳩養之，能

平均，用心如壹。以與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

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

如此，均壹既知，曹君川心不均也。○**傳**：鳴鳩至如一

○正義曰：鳴鳩，粘鞠，釋鳥文。鳴鳩之養七子也。且從

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為

然，無正文。○**傳**：淑善至如一。○正義曰：淑善，釋詁文。

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

故轉儀為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

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謂如不以

散如物之裏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

心緼結，又為憂愁不散。如裏結，與此同。○**傳**：飛在梅

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緜，其帶伊緜，其弁伊騏。○**傳**：騏騏

文也弁皮弁也。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
 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璆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
 不稱其服。○弁皮彥反。騏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璆云。
 證。○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
 興人君子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
 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爲之。其弁維作
 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
 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爲之。璆
 以玉爲之。餘同。○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
 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
 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寇弁
 服。凡弔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
 韋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吊凶之事。非諸
 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

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
 常服。知是皮弁。○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藻說
 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
 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
 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會逢中也。璆
 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爲之綦。引
 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
 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
 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
 弁伊騏。知騏當作璆。以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
 云。皮弁之飾有玉璆。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飾弁。箋
 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
 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
 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
 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
 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

長

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縻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縻飾故知顧命士之駢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縻玉之皮弁矣禮無駢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駢弁執兵衛王縻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駢當作縻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傳** 忒疑也 **○** 忒他 **○** 忒疑 **○** 正義如一無疑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 正是也 **○** 云執義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 **○** 長張丈反 **○** 執義至侯伯 **○** 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文非為州救不得為四國之長故任為侯伯也倍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其非禮也 **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傳** 正是也 **○** 云執義

木

仕作莊

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傳** 云正長也能

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 榛側中反本名也又仕中反

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壯中反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 **○** 思治直吏 **○** 下泉四章章四句 **○** 反刻音克 **○** 至賢伯 **○** 正義曰

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其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其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其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

傳

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

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

箋

云興者喻其公

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

音列浸本作淺子鳩反稂音郎

徐又音良漑古愛反著音尸

云 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

者○愾苦愛反嘆息也說文云

列 列彼至周京○正

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也稂非灌溉之草得水

則病以喻其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

遭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寤寐之中

覺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

此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傳** 冽寒

至而病○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米是遇

寒之意故為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

巡曰水泉從上漑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

之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

其根本故以苞為本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

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

歲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守也甫田

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

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箋** 興者

至之屬○正義曰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

也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為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

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

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釋

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愾** 愾嘆至明者

○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

嘆息之聲是愾為嘆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

周京是思先上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

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列彼下泉

浸彼苞蕭傳蕭蒿也○蒿好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彼下泉浸彼苞著傳著草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芄黍苗陰雨膏之傳芄芄美貌○芄薄工反又薄四

國有王傳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

職傳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

伯有治諸侯之功傳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

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

從王之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

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郇伯至述職○正義

郇伯音荀勞之力報
反謂朝直述反補

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為

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

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為侯也諸侯有

職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

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

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

事考績述職之事也○傳有王至之功○正義曰莊

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

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

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

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代

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

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

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

富辰稱畢原鄭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

時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當州

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太

